

# 南薰殿畫像中的衣裳服制

■ 石釗釗

南薰殿奉藏圖像群是研究古代人物肖像與服飾文明最為重要的實像載體，其較為全面的歷代帝后肖像收藏，不僅將藏於密閣不為人知的古代帝后肖像御容傳承，亦使紛繁複雜的服飾演變史有了更多的圖像依據。



圖1 南宋 馬麟 夏禹王立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服禮式——復興禮制下的畫中服飾

〈夏禹王立像〉軸（圖1）是一件宋代時期繪製的早期冕服帝王肖像，為南宋寧宗（1195-1224在位）、理宗（1225-1264在位）朝宮廷畫家馬麟為理宗皇帝所作的「道統五像」之一。畫中夏禹頭戴九旒冕，上覆縱板前圓後方，兩側玉瑱大如滿月，長長的玉河帶由冠頂墜至膝下；身穿早期袞服繪有章紋。《尚書》〈皋陶謨〉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語。又《禮記》〈明堂位〉載有虞氏服韍「夏後氏山，殷火，周龍章」，故《左傳》〈隱西元年〉講「昭文章，明貴賤」。夏禹冕服兩肩分繪日月，下承星辰、雲龍紋。日、月、星辰三章皆為天相，故為皇帝獨有，是為「三辰」。《周禮》〈神仕〉載「掌三辰之法」，鄭玄注：「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

冕服的起源可追溯黃帝時期。《帝王世紀》載「黃帝始去皮衣，為上衣以象天，為下裳以象地」。《易經》〈繫辭下〉則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冕服系統的成熟約在兩周時期，至東漢明帝永平二年（59）定制。此時的朝服、祭服制度悉已成熟，各有等序。正月祀光武帝明堂位時，明帝及公卿諸侯皆著冕服行祭禮，這也是冕服制度全面貫徹的開端。

自此而下帝王著冕服成爲肖像中的範式，傳唐閻立本繪〈歷代帝王圖〉中，亦多幅帝王冕服圖，敦煌壁畫中亦常見帝王冕服形象，從中可知隋唐時期冕服穿用式樣，或爲宋人冕服之祖。

通天冠是位次於冕冠的首服，《後漢書》〈輿服志下〉載「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

少邪（斜）卻，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筒、爲述，乘輿所常服」。《舊唐書》〈輿服志〉中記載通天冠有十二首，唐王涇《大唐郊祀錄》亦稱以十二首爲天，是爲大數，可知通天冠初十二梁。至《新唐書》〈輿服志〉載通天冠有廿四梁，或爲晚唐制度。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藏敦煌出土繪畫中有〈維



圖2 五代 維摩經變相圖 局部 敦煌藏經洞出土 大英博物館藏 取自Whitfield, Roderick.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5, Volume 2, 53.



圖3 宋 宋宣祖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摩經變相圖》(Mañjuśrī visiting Vimalakīrti) (圖2)，畫中帝王頭戴通天冠，身著飾有日月章紋的袞服。

宋周密《武林舊事》云：「班定，皇帝自內服襪頭紅袍玉帶靴入幄，更服通天冠、絳紗袍」。這與南薰殿舊藏宋代帝畫像中的〈宋

宣祖坐像〉軸(圖3)所繪的內容相合。通天冠與絳紗袍的組合形式是帝王大朝會中最為常見的禮服形式。畫中宣祖趙弘殷(899-956)頭戴金顏通天冠，身著絳紅地樗蒲雲龍紋交領袍，外佩曲領方心，下著絳紅地小輪花樗蒲雲龍紋敝膝，腰繫革帶、大帶並飾兩側玉組佩，背身



圖4 宋 宋人 女孝經圖 卷 賢明章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第五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頁186。

垂綬。宋制通天冠服並無實物存世，卻見於兩宋繪畫之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宋人〈女孝經圖〉卷（圖4），其中第四段賢明章即有通天冠服圖像，畫中所繪帝后臨淵而峙，皇帝亦為通天冠配服絳紗袍，唯描繪非〈宋宣祖坐像〉軸般細膩，並未繪出紋飾細節。

南薰殿畫像中保存最完備的是宋代帝后像，其中兩宋帝王除宣祖外皆頭戴展腳襪頭。此類襪頭始於晚唐，宋趙彥衛《雲麓漫鈔》載「唐末喪亂，自乾符後，宮城宦官皆用木圓頭，以紙絹為襯，用銅鐵為骨就其上製成而戴之，取其緩急之便，不暇如平時對鏡繫裹也。僖宗愛之，遂製成而進御」。後梁王處直墓東耳室東壁壁畫中曾出土〈起居圖〉壁畫（圖5），畫中背襯一具山水屏風，前景卓桌上承帽架、奩盒等陳設。帽架底座三足，上有圓撐撐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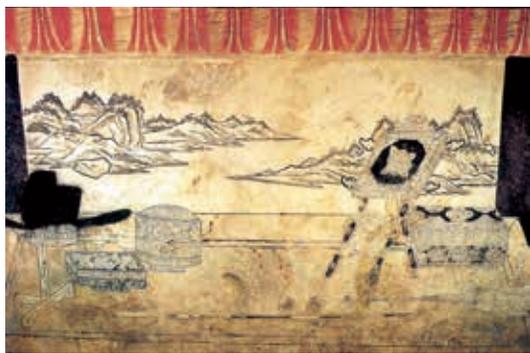


圖5 五代後唐 同光元年（924）起居圖壁畫 河北曲陽王處直墓出土 取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處編，《五代王處直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103。

頂硬裏展腳襪頭。至北宋時期「襪頭……其初以藤織草巾子為裏，紗為表，而塗以漆。後惟以漆為堅，去其藤裏，前為一折，平施兩腳，以鐵為之」。

南薰殿〈宋英宗坐像〉軸（圖6）繪英宗趙曙襪頭黃袍的常服肖像，《宋史》〈輿服志〉



圖6 宋 宋英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記「襪頭……五代漸變平直。國朝之制，君臣通服平腳，乘輿或服上曲焉」。可見直腳襪頭兩腳越到後期越發加長，1999年於浙江省泰州宋蔣師益墓中出土的漆制展腳襪頭（圖7）即兩腳平直通長的樣式。

盤領袍服方面唐承北朝多為窄袖，分襪袍、

缺袴袍兩式。《大雲山房雜記》曾載「缺襟襖子，即窄袖紫衫，古以為軍中之服」，可見缺袴袍最早見於戎服。而襪袍在北宋時期則演進為圓領敞袖的常服與大袖公服。南薰殿奉藏宋代帝坐像中常見淡黃色與紅色的常服，淡黃色常服者袍色淡黃、腰繫紅帶、膝下有橫襪接片，

如太宗坐像、太宗立像與英宗坐像等；其餘宋帝坐像除宣祖外皆著紅色大袖圓領常服。《宋史》〈輿服志〉載「赭黃、淡黃衫袍，玉裝紅束帶，皂文鞞，大宴則服之；赭黃、淡黃，紅衫袍，常朝則服之」，可見赭黃、淡黃色位高貴，多用於正式場合，而紅色則為日常穿用。常服除皇帝穿著的赭黃、淡黃於紅色外，亦有官員所穿用的大袖公服。此前出土宋式公服有1975年江蘇鎮江金壇周瑀墓<sup>1</sup>與1985年湖南沅陵雙橋黃澄存夫婦合葬墓，其中雙橋二號墓<sup>2</sup>出土〈褐色羅地團花圓領大袖袍〉（圖8）是墓主黃澄存穿用官服，其大袖圓領的形制與南薰殿宋代諸帝像所繪常服一致。此墓服飾保存完整，根據出土木質靈牌記載墓主黃澄存官至知州，生於南宋紹定元年（1228），卒於元大德九年（1305），故服飾較為忠實的保留宋式遺風。2016年浙江黃岩南宋嘉定九年（1216）趙伯澣墓發掘整理，<sup>3</sup>出土形制更為完畢的宋式大袖公服。（圖9）「曲領大袖、下施橫襪」的圓領大袖公服不僅被完整保存，其內部穿著的七層裝殮亦悉數被科學紀錄。

南薰殿奉藏宋代后坐像中最為獨特的為〈宋宣祖后坐像〉（圖10），此作較忠實地保留了晚唐女性大袖襦裙的服飾遺風。大袖襦裙又稱「大袖大衣」，《朱子語類》中沈澗問朱子：「女子不著褙子則著何服？朱子答曰：『大袖大衣。』非命婦可著大衣否？答曰：『可以，唐為禮衣』」。由此可知大袖襦裙在當時是上下通行的服裝形式。遼寧省博物館現藏唐周昉〈簪花仕女圖〉<sup>4</sup>中的女性頭縮抱面高髻身穿大袖襦裙。現存南唐二陵李昇墓出土高髻舞蹈女俑，<sup>5</sup>福州市郊五代劉華墓出土仕女俑<sup>6</sup>以及河北曲陽王處直墓樂部仕女皆著大袖大衣。

相較於傳世陶俑的形制特徵，現藏大英博



圖7 宋 宣和5年（1123） 漆制展脚模頭 浙江省泰州宋蔣師益墓出土 取自王為剛、潘耀，〈泰州市北宋墓群清理〉，《東南文化》，2006年10期，頁31-36。



圖8 元 大德9年（1305） 褐色羅地團花圓領大袖袍 湖南沅陵雙橋二號黃澄存墓出土 作者攝



圖9 宋 嘉定9年（1216） 圓領大袖袍 浙江黃岩趙伯澣墓出土 作者攝

物館的兩件敦煌藏經洞引路菩薩像（圖11）中的女子大袖襦裙形象更為典型，大衣的大袖遮蔽全身，而曳地的長裙則傾垂而下。在〈宋宣祖后坐像〉中，不僅大袖襦衫內有抹胸，更在高腰長裙外加罩盤長紋、卍字紋素色花羅罩裙。



圖10 宋 宋宣祖后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蒙元風味——東西交融的畫中織金

現存元代帝后畫像，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絹本設色《元代帝半身像》冊與《元代后半身像》冊，另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紙本設色《元代后妃太子像》冊凡七開十四像。<sup>7</sup>

南薰殿奉藏《元代后半身像》冊中的皆為穿著蒙古長袍頭戴姑姑冠的皇后形象。蒙古女子長袍形制寬大，頗有儀仗感，宋人稱為「大袖衣」。《蒙鞞備錄》語「有大袖衣，如中國鶴氅，寬大曳地，行則二奴拽之」。<sup>8</sup>此類長



圖11 晚唐五代 引路菩薩像 軸 局部 大英博物館藏 取自ロデリック・ウィットフィールド，《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2) 敦煌繪畫2》，東京：東京講談社，1982，頁69。

袍交襟右衽，兩袖根寬闊。此類禮服今見卡達杜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The Museum of Islamic Art in Doha, Qatar）藏（圖12），元熊夢祥曾語蒙古「袍多是大紅織金纏身雲龍，袍間有朱翠雲龍者，有渾然納失失者，有金翠描繡者，有想其於春夏秋冬繡輕重單夾不等，其制極寬闊，袖口窄以紫羅金爪，袖口纏五寸許，窄即大，其袖兩掖褶下，有紫羅帶拴合於背，腰上有紫提系，但行時有女提袍，此袍謂之禮服」。<sup>9</sup>



圖12 元 蒙古女式長袍 卡達杜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藏 作者攝



圖13 元 姑姑冠 四子王旗淨州路古城採集 作者攝



圖14 元 對雕紋錦風帽 內蒙古達茂旗明水墓出土 取自夏荷秀、趙豐，〈達茂旗大蘇吉鄉明水墓地出土的絲織品〉，《草原文物》，1992年1期，頁113。

《元代後半身像》冊中所繪的姑姑冠高筒平頂，上綴五彩翎毛，冠筒尾碼織金錦披，兩耳裱帶飾珠絡並在外繫結大紅抹額。冠頂裝飾染五色翎毛，亦稱「朵朵翎」。冠下腦後織金錦後披僅間兩側雲頭型卷沿，兩條黑色珍珠綴腳飄帶搭在肩上。這兩條飄帶應為「脫木華」，是被紅色抹額蓋住用於束髻的飄帶。內蒙古四子王旗元代淨州路古城址附近曾採集一件姑姑冠實物（圖13），<sup>10</sup> 僅存紅褐地印金四瓣花紋

絹包樺皮冠筒及帶盤扣印金錦後披，冠筒額間裝飾童子執荷紋大珠，並殘存木翎子。李朝首服簇頭裏中有名為前後唐只者，據載即為蒙古姑姑冠演化而來。

縱觀《元代後半身像》冊中蒙古大衣領緣能分辨烏絲、朱絲兩色勾喙形鳥身金地織物紋樣，金地朱絲、烏絲兩式鳥紋僅第六開〈仁宗皇帝后〉不見。金地烏絲描鳥頭紋不禁使人想起內蒙古達茂旗明水鄉出土元〈對雕紋錦風帽〉



圖15 13世紀 織金錦殘片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取自Watt, James C. Y. and Anne E. Wardwell. *When Silk Was Gol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7, 144-145.

(圖 14)，此件對雕紋納什失織金錦通身織金，輪廓作深褐色，再以灰綠色緯線以妝花方法挖織鷹眼。從圖案看，兩兩相對勾喙禽鳥與直長的翅羽圖案和《元代后半身像》冊中的織金鳥紋花本非常類似。更為完整的花本出現在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收藏的一件十三世紀初期織金錦殘片 (圖 15)，這件殘片被懷疑是一件蒙古式質孫長袍的局部，在織金獅鷲紋樣中保留了紅色的水路，正如《元代后半身像》冊中金地朱絲描紋樣所體現的合色效果，融合了中亞東部伊朗和中國元素的雙重風格。這些帶有翅膀的神話動物紋樣受西域文化影響明顯，正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新疆若羌縣阿拉爾墓葬出土的高昌回鶻時期的〈靈鷲球紋錦袍〉<sup>11</sup> 就是一個早期波斯風格織錦實例，這件長袍以藍、白兩色做斜紋連珠團窠花樹對鷲緯錦，賓花則裝飾繁複的四瓣團花。這些華美的鳥獸與花樹似來自波斯薩珊王朝時期圖案。

除織金鳥紋外，織金六瓣團花紋亦出現在第六開〈仁宗皇帝后〉中。這種多瓣團窠花紋唐代即已流行，正倉院藏唐〈綠地花鳥紋錦〉<sup>12</sup> 即是以此類六瓣團窠花卉作為主紋，至遼代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內天頂平闇彩畫中亦可見此類團花。<sup>13</sup> 河北隆化鴿子洞元代洞藏紡織品中曾出兩件〈棕色地綠團窠雙色錦機頭料片〉 (圖 16)，<sup>14</sup> 皆以八瓣小花作心，由內生出八朵小花，最週邊以十六瓣圓弧成窠，也是多瓣團花的變體。

以繪畫表現織繡服飾外，織造御容畫像亦有南薰殿畫像所繪形象，今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緯絲〈大威德金剛曼陀羅〉緯織元文宗圖貼睦爾與其兄明宗和世球及兩位皇后 (圖 17) 的御容。兩位皇后頭戴姑姑冠，身著蒙式大衣，雲肩通袖襖



圖 16 元 棕色地綠團窠雙色錦機頭料片 河北隆化鴿子洞窖藏出土 作者攝

緯金過肩龍紋，下擺作緯金走龍紋膝襪一道。領沿及袖緣作紫地緯金朵地花，與《元代后半身像》冊中所見油綠地金銀繪朵地紋的紋樣可謂異曲同工。文宗與明宗則皆在緯金龍紋大紅寶裏外加穿緯金答忽，方形胸背織雲龍紋，可見元代緯絲用金與織造用金之發達。

### 明宮冠服——紛繁複雜的服飾典制

南薰殿奉藏明代皇帝像中所見服飾，以常服與吉服並置。早期畫像中皇帝皆穿四團龍袍常服；晚期畫像多見十二團龍十二章袞服，則屬吉服。明初吉服尚未定制，至英宗後多穿圓領十二章團龍吉服，色多赭黃。此類袍服在明神宗定陵曾有實物出土，其中以〈緯絲十二章福壽如意袞服〉 (W232)<sup>15</sup> (圖 18) 最為典



圖17 元 絳絲 大威德金剛曼荼羅 局部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取自Watt, James C. Y. *The World of Kublai Khan: Chinese Art in the Yuan Dynasty*.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0, 112-113.



圖18 明 萬曆 絳絲十二章福壽如意袞服 (W232) 明神宗定陵出土 作者攝

型。最早穿服十二團龍袞服的〈明英宗坐像〉軸中，英宗袞服兩肩承日月二章、兩袖通袖裝飾華蟲、下擺則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按照定陵出土十二章袞服實物，按袍服背部領下應作五色星辰、下稱山章；十二團

龍則以兩袖、胸背、前後下擺與兩側大褶各二，共同構成十二章文。通過畫像看，英宗、憲宗（圖19）時期的十二章袞服似早期四團龍袍兩袖較窄，至孝宗之後逐漸平闊，光宗、熹宗時期坐像袞服袖弧更為寬大。（圖20）



圖19 明 明憲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除畫像外，明代亦有表現帝王生活的行樂圖，這些畫像中的帝王多以穿用較休閒的便服出現，〈明宣宗馬上像〉中皇帝，面色白皙，不似南薰殿奉藏明宣宗像般面色紫金，卻與憲宗御容頗為近似。所著袍服交領右衽，下擺兩側間有雙擺，正面打密褶中有馬面，其形制正視如馬面裙般。此類便服背後通幅，上下相連而不作密褶。明劉若愚《酌中志》載：「曳撒，其制後襟不斷，而兩傍有擺，前襟兩截，而下有馬面褶，往兩旁起」。帝王著便服宮中行樂亦見於〈憲宗元宵行樂圖〉卷（圖21），<sup>16</sup>畫中憲宗分別著紫、赭黃、明黃三色曳撒出現於上元節燈會宮中遊藝慶賞中，或站或坐，表情安詳。根據記載，憲宗本人尤善繪畫，並喜作行樂圖，〈憲宗元宵行樂圖〉中雜技、舞戲、煙花及鼇山燈市等場面恢宏，宮廷院落巍峨壯觀，人物情態細緻入微，通景繁而不亂，反以



圖20 以〈明孝宗坐像〉為例，說明袞服上十二紋章圖像與意義的展場A4學習單。 書畫處提供



圖21 明 成化21年（1485） 憲宗元宵行樂圖 卷 局部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作者攝

精巧細膩見長，或為因於上意的行樂圖佳作。

女性服飾在南薰殿奉藏明代皇后像中雖皆以胸像留存，但明代燕居服制內命婦外罩大衫霞帔，內服鞠衣的形象仍有留存。江西寧靖王夫人吳氏墓曾出土完整穿服的鞠衣、大衫、霞帔組合，〈壓金彩繡雲翟紋霞帔〉<sup>17</sup>（圖 22）原為墓主裝殮，四綾羅地上壓金彩繡七對翟鳥，屬於明代出土霞帔中保存最完整的實物；大衫（圖 23）<sup>18</sup>與霞帔相配，為后妃命婦禮服的外



圖22 明 壓金彩繡雲翟紋霞帔 江西南昌寧靖王夫人吳氏墓出土 作者攝



圖23 明 素緞大衫 江西南昌寧靖王夫人吳氏墓出土 作者攝

罩衣，對襟大袖，後有托擺，與實物對照可見南薰殿畫像中皇后外披黃色對襟直領即為大衫局部；鞠衣（圖24）<sup>19</sup>圓領窄袖、如深衣制上下相連、下擺十二幅拼合而成，皇后紅衣胸背織金雲龍紋、妃藍衣胸背織金團鳳紋，在南薰殿畫像中鞠衣多以圓領半胸圓補的形象出現。



圖24 明 妝金團鳳紋鞠衣 江西南昌寧靖王夫人吳氏墓出土 作者攝

#### 縱觀南薰殿奉藏歷代畫像

群，其所保存的形象容貌是研究古代肖像畫的最佳範本；而其中展現的古代服飾形象等級高、樣式全，則是研究古代服飾、織繡技術史與歷

代輿服志的絕佳材料；通過與典籍、實物的對照，畫中陳設、儀仗亦多屬古代工藝範疇，不失為一部立體全面的實像研究巨作。

作者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註釋：

1. 鎮江市博物館，〈金壇南宋周瑀墓〉，《考古學報》，1977年1期，頁108-111。
2. 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鑑——198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182。
3. 張良，〈宋服之冠——黃岩南宋趙伯澗墓文物解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頁173。
4. 謝稚柳，〈唐周昉簪花仕女圖的時代特徵〉，《鑒餘雜稿》（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79），頁17-19。
5. 南京博物院編，《南唐二陵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頁109。
6. 福建省博物館，〈五代閩國劉華墓發掘報告〉，《文物》，1975年1期，頁62-73。
7. 余輝，〈元代宮廷繪畫史及佳作考辨（續一）〉，《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3期，頁30。
8. 內蒙古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內蒙古史志資料選編·第三輯（蒙韃備錄·黑韃事略·西北域記·北虜風俗）》（呼和浩特：內蒙古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85），頁69。
9. 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頁206。
10. 葛麗敏，〈淺論元代姑姑冠的製作材質及其保護〉，《內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1期，頁92-96。
11. 張瓊，〈對新疆出土靈鷲紋錦袍的新認識〉，《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年3期，圖版二。
12. 松本包夫，《正倉院裂と飛鳥天平の染織》（京都：紫紅社，1984），頁16。
13. 孫大章、喻維國編，《中國美術全集·建築藝術編4·宗教建築》（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8），頁63。
14. 隆化民族博物館編，《洞藏錦繡六百年——河北隆化鴿子洞藏元代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頁35。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館、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編，《定陵·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148-149。
16.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繪畫卷·風俗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32-51。
17. 石釗釗，〈江西寧靖王夫人吳氏墓出土霞帔後期保護初步研究〉，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編，《文化遺產研究·第3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284-304。
18. 趙豐，《紡織品考古新發現》（香港：藝紗堂，2002），頁174-176。
19.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寧靖王夫人吳氏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2期，頁19-34。